



冰 心 小说



· 典藏 ·

冰 心 小 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冰心小说 / 冰心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7.9
(名家小说典藏)

ISBN 978-7-5339-4972-3

I. ①冰… II. ①冰…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
中国—现代 IV. ①I24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188297 号

策划统筹 邹亮 项宁 邓东山
责任编辑 张雯
装帧设计 私书坊_刘俊
责任印制 朱毅平

冰心小说

冰心 著

出版 **浙江文艺出版社**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 347 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zjwycbs.cn
经销 浙江省新华书店集团有限公司
印刷 杭州富春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650 毫米×970 毫米 1/16
字数 240 千字
印张 18.5
插页 2
印数 1-8000
版次 2017 年 9 月第 1 版 201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339-4972-3
定价 **35.00 元**

版权所有 违者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承印单位调换)

目录

寂寞	 1
六一姊	 12
离家的一年	 18
别后	 30
姑姑	 43
第一次宴会	 49
我们太太的客厅	 58
最后的安息	 76
冬儿姑娘	 85
西风	 90
相片	 102
两个家庭	 117
斯人独憔悴	 126

秋雨秋风愁煞人	 134
去国	 146
庄鸿的姊姊	 157
一篇小说的结局	 163
世界上有的是快乐……光明	 167
是谁断送了你	 171
超人	 175
海上	 182
爱的实现	 186
最后的使者	 190
烦闷	 194
悟	 204
剧后	 222

三年	 226
分	 231
空屋	 240
无题	 247
记一件最难忘的事情	 252
小桔灯	 261
空巢	 264
明子和咪子	 272
桥	 276
远来的和尚.....	 282
落价	 285
干涉	 288

寂 寞

小小在课室里考着国文。他心里有事，匆匆的缀完了几个句子，便去交卷。刚递了上去，先生抬头看着他，说：“你自己再看一遍有错字没有，还没有放学呢，忙什么的！”他只得回到位上来，眼光注在卷上，却呆呆的出神。

好容易放学了，赵妈来接他。他一见就问：“婶婶和妹妹来了么？”赵妈笑说：“来了，快些家去罢，你那妹妹好极了。”他听着便自己向前跑了，赵妈在后面连连的唤他，他只当没听见。

到家便跑上台阶去，听母亲在屋里唤说：“小小快来，见一见婶婶罢。”他掀开竹帘子进去，母亲和一个年轻的妇人一同坐着。他连忙上去鞠了躬，婶婶将他揽在怀里，没有说什么，眼泪却落了下来。母亲便说：“让婶婶歇一歇，你先出去和妹妹玩罢，她在后院看鱼呢。”小小便又出来，绕过廊子，看见妹妹穿着一身淡青色的衣裳，一头的黑发散垂着，结着一条很宽的淡青缎带；和赵妈站在鱼缸边，说着话儿。

赵妈推她说：“哥哥来了。”她回头一看，便拉着赵妈的手笑着。赵妈说：“小小哥！你们一起玩罢，我还有事呢。”小小便过去，赵妈自己走了。

小小说：“妹妹，看我这几条鱼好不好？都是后面溪里钓来的。”妹妹只看着他笑着。小小见她答，也便伏在缸边，各自看鱼，再不说话。

饭桌上母亲，婶婶，和他兄妹两个人，很亲热的说着话儿，妹妹和他也渐渐的熟了。饭后母亲和婶婶在廊外乘凉，小小和妹妹却在屋里玩。小小搬出许多玩具来，灯下两个人玩着。小小的话最多，说说这个，说说那个，妹妹只笑着看着他。

母亲隔窗唤道：“你们早些睡罢，明天……”小小忙应道：“不要紧的，我考完了书了，明天便放假不上学去了。”妹妹却有了倦意，自己下了椅子，要睡觉去；小小只得也回到屋里，——床上他想明天一早和妹妹钓鱼去。

绝早他就起来，赵妈不让他去搅妹妹，他只得在院子里自己玩。一会儿才听得婶婶和母亲在屋里说话，又听得妹妹也起来了，便推门进去。妹妹正站在窗前，婶婶替她梳着头。看见小小进来，婶婶说：“小小真是个好学生，起的这样早！”他笑着上前道了晨安。

早饭后两人便要出去。母亲嘱咐小小说：“好生照应着妹妹，溪水深了，掉下去不是玩的，也小心不要弄湿了衣裳！”小小忙答应着，便和妹妹去了。

开了后门，一道清溪，横在面前；夹溪两行的垂柳，倒影在水里，非常的青翠。两个人先走着，拣着石子，最后便在水边拣一块大石头坐下，谈着话儿。

妹妹说：“我们那里没有溪水，开了门只是大街道，许多的车马，走来走去的，晚上满街的电灯，比这里热闹多了，只不如这里凉快。”小小说：“我最喜欢热闹；但我在这里好钓鱼，也有螃蟹。

夏天看农夫们割麦子，都用大车拉着。夏天的晚上，母亲和我更常常坐在这里树下，听水流和蝉叫。”一面说着，小小便站起来，跳到水中一块大溪石上去。

那石块微微的动摇，妹妹说：“小心！要掉下去了。”小小笑道：“我不怕，我掉下好几次了。你看我腿上的疤痕。”说着便褪下袜子，指着小腿给妹妹看。妹妹摇头笑说：“我怕，我最怕晃摇的东西。在学校里我打秋千都不敢打的太高。”小小说：“那自然，你是个女孩子。”妹妹道：“那也未必！我的同学都打得很高。她们都不怕。”小小笑道：“所以你更是一个怯弱的女孩子了。”妹妹笑了一笑，无话可说。

小小四下里望着，忽然问道：“昨天婶婶为什么落泪！”妹妹说：“萱哥死了，你不知道么？若不是为母亲尽着难受，我们还不到这里来呢。”小小说：“我母亲写信给叔叔，说要接婶婶和你来玩，我听见了——到底萱哥是为什么死的？”妹妹用柳枝轻轻的打着溪水，说：“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头几天放学回来，还好好好的，我们一块儿玩着。后来他晚上睡着便昏迷了，到医院里，不几天就死了。那天母亲从医院里回来，眼睛都红肿了，我才知道的。父亲去把他葬了，回来便把他的东西，都锁了起来，不叫母亲看见——有一天我因为找一本教科书，又翻出来了，母亲哭了，我也哭了半天……”妹妹说到这里，眼圈儿便红了。小小两手放在裤袋里，凝视着她，过了半天，说：“不要紧的，我也是你的哥哥。”妹妹微笑说：“但你不是我母亲生的，不是我的亲哥哥。”小小无可说，又道：“横竖都是一样，你不要难过了！你看那边水上飞着好些蜻蜓，一会儿要下雨了，我捉几个给你玩。”

下午果然下雨，他们只在餐室里，找了好几条长线，两头都系上蜻蜓。放了手，蜻蜓便满屋里飞着，却因彼此牵来扯去的，只飞得不高。妹妹站在椅上，喜得拍手笑了。忽然有一个蜻蜓，飞到妹妹脸上，那端的一个便垂挂在袖子旁边，不住的鼓着翅儿，妹妹吓

得只管喊叫。小小却只看着，不住的笑。妹妹急了，自己跳下椅子来。小小连忙上去，替她捉了下来；看妹妹似乎生气，便一面哄着她，一面开了门，扯断了线，把蜻蜓都放了。

一连下了几天的雨，不能出去，小小和妹妹只坐在廊下，看雨又说故事，小小将听过的故事都说完了，自己只得编了一段，想好了，便说：“有一个老太太，有两个儿子，小的名叫猪八戒，大的名叫土行孙，……”妹妹笑道：“不对了，猪八戒没有母亲，他的哥哥不叫什么土行孙，是孙行者；你当我没有听过《西游记》呢！”小小也笑道：“我说的这是另一个猪八戒，不是《西游记》上的猪八戒。”妹妹摇头笑道：“不用圆谎了，我知道你是胡编的。”小小无聊，便道：“那么你说一个我听。”妹妹也想了一会儿，说：“从前……从前有一个国王，他有一个女儿，叫雪花公主，长的非常好看……”小小道：“以后有人来害她是不是？”妹妹看着他道：“是的，你听说过，我就不说了。”小小忙道：“没有听过，我猜着是那样，往下说罢！”妹妹又说：“以后国王的王后死了，又娶了一个王后，名叫……那名字我忘记了……这新王后看雪花公主比自己好看，就生气了，将她送到空山里去，叫一个老太太拿有毒的苹果哄她吃……”小小连忙问：“以后有人来救她没有？”妹妹笑道：“你别忙——后来也不知道怎样雪花公主也没有死。那国王知道新王后不好，便撵她出去。把雪花公主仍接了回来，大家很快乐的过日子。”妹妹停住了，小小还问：“往后呢？”妹妹说：“往后就是这样了，没有了。”

小小站了起来，伸一伸腰，说：“我听故事，最怕听到快乐的时候，一快乐就完了。每次赵妈说故事，一说到做财主了，或是做官了，就是快完了，真没意思！”妹妹说：“故事总是有完的时候，没有不完的，——反不如那结局不好的故事，能使我在心里想好几天……”小小忽然想起一段，便说：“我有一个说不完的故事——有一个国王……”他张开两臂比着：“盖了一间比天还大的仓房，

攒了比天还多的米在里面。有一天有一阵麻雀经过，那麻雀多极了，成群结队的飞着，连太阳都遮住了。它们看见那些米粒，便寻出了一个小孔穴，一只一只的飞进去……”妹妹连忙笑道：“我知道了！第一个麻雀进去，衔出一个米粒来；第二个麻雀又进去，又衔出一个米粒来；这样一只一只尽着说，是不是？我听见萱哥说过了。”小小道：“是的，编这故事的人真巧，果是一段说不完的。”妹妹说：“我就不信，我想比天还多的米，也不过有几万万粒，若黑夜白日不住的说，说几年也就完了。”小小正要答应，屋里母亲唤着，便止住了，一同进去。

夜里的雨更大了，还时时的听见轻雷。小小非常的懊丧：后门的小溪，是好几天没有去了，故事说尽了，家里没有什么好玩的，想来想去，渐渐入梦——梦见带着妹妹，走进很深的树林子里，林中有一个大湖。湖边迎面走来一个白衣的女子，似乎是雪花公主。她手里提着一个大笼子，里面有许多麻雀，正要上前，眼前一亮，便不见了。

开了眼，阳光满室，天晴了，他还不信，起来一看，天青得很，枝上的小鸟不住的叫着；庭中注着很深的雨水，风吹得粼粼的，他心里喜欢，连忙穿起衣裳，匆匆的走出去——梦也忘了。

妹妹自己坐在廊上，揉着眼睛发怔，看见他便笑说：“哥哥，天晴了！”小小拍手笑道：“可不是！你看院子里这些雨水，——我敢下去。”妹妹笑着看他，他便脱鞋和袜子，轻轻的走入水里，一面笑道：“凉快极了，只是底下有青苔，滑得很。”他慢慢的跑起来，只听见脚下水响。妹妹走到廊边道：“真好玩，我也下去。”小小俯着身子，撩起裤脚，说：“你敢你就下来，我们在水里跳圈儿。”妹妹笑着便坐在廊上，刚脱下一只袜子，母亲从屋里出来看见，便道：“可了不得！小小，快上来罢，你只管带着妹妹淘气！”妹妹连忙又将袜子穿上。小小却笑着从廊上拿了鞋袜，赤着脚跑到浴室里去。

饭后母亲说大家出去散散心。婶婶只懒懒的，禁不住妹妹和小小的撺掇劝说，只得随同出去。先到了公园，母亲和婶婶进了一处“售品所”；小小和妹妹却远远的跑开去，在水边看了一会子的浴鸭，又上了小山。雨后的小山和树林都青润极了；山后篱内的野茉莉，开得崭齐，望去好似彩云一般。池里荷花也开遍了，水边系着一只小船。两个人商量着，要上船玩去；正往下走，只见母亲在山下亭中招手叫他。

到了亭前，只见婶婶无力的倚着亭柱坐着，眼中似有泪痕。妹妹连忙走过去，一声儿不响的倚在婶婶怀里。母亲悄声说：“我们回去罢，婶婶又不好过了。”小小只得喏喏的随着一同出来。

车上小小轻轻的问：“婶婶为什么又哭了？”母亲道：“婶婶看见我替你买了一顶小草帽，看那式样很好，也想买一顶给萱哥。忽然想起萱哥死了，便又落泪，我们转身就出来了。——你看母亲爱子的心，是何等的深刻！”母亲说着深深的叹了一口气，小小也默然无语。

前面婶婶的车，停在糖果公司门口，婶婶给妹妹买了两瓶糖，又给他两瓶。小小连忙谢了婶婶，自己又买了一瓶香蕉油。妹妹问：“买这个做什么？”小小笑道：“回家做冰激凌去！”

到家婶婶又只懒懒的。妹妹便跟婶婶睡觉去了。小小自己一人跑来跑去，寻出冰激凌的桶子来，预备着明天要做。

黄昏时妹妹醒了，睡得满脸是汗，只说热；母亲打发她洗了澡，又替她洗了头发，小小便拿过一把大扇子，站在廊上用力的替她扇着。妹妹一面撩开拂在脸上的头发，一面笑说：“不要扇了，我觉得冷。”小小道：“如此我们便到门外去，树下有风，吹一会儿就干了。”两个人便出来，坐在树根上。

暮色里，新月挂在柳梢——远远地走来一个绿衣的邮差。小小看见便放下扇子，跑着迎了上去，接过两封信来。妹妹忙问：“谁来的信？”小小看了，道：“一封是父亲的，一封许是叔叔的。你等

着，我先送了去。”说着便进门去了。

一转身便又出来；妹妹说：“我父亲来信，一定是要接我们走了。”小小说：“我不知道，——你如走了，我一定写信给你，我写着‘宋妹妹先生’，好不好？”妹妹笑说：“我的学名也不是叫妹妹，而且我最不喜欢人称我‘先生’，我喜欢人称‘女士’。平日父亲从南边来信，都是寄给我，也是称我‘女士’。”小小说：“那也好，你的学名是什么？”妹妹不答。

小小两手弄着扇子的边儿，说：“我父亲到英国去了一年多了，差不多两个礼拜就有一封信，有时好几封信一齐送来。信封上写着外国字，我不认得，但母亲说，上面也都是我的名字。”妹妹道：“你为什么不跟伯伯到英国去？”小小摇头道：“母亲不去，我也不去。我只爱我的国，又有树，又有水。我不爱英国，他们那里尽是些黄头发蓝眼睛的孩子！”妹妹说：“我们的先生常常说，我们也应当爱外国，我想那是合理的。”小小道：“你要爱你就爱，横竖我只有一个心，爱了我的国，就没有心再去爱别国。”妹妹一面抚着头发，说：“一个心也可以分作多少份儿，就如我的一个心，爱了父亲，又爱了母亲，又爱了许多的……”这时小小忽然指着天上说：“妹妹！快看！”妹妹止住了，抬头看时，一个很小的星，拖着一片光辉，横过天空，直飞向天末去了。

天渐渐的黑了，他们便进去。搬过两张矮凳子，和一张大椅子，在院子里吃着晚饭。母亲在后面替妹妹通开了头发，松松的编了两个辫子。小小便道：“有头发多么麻烦！我天天早起就不用梳头，就是洗头也不费工夫。”妹妹一面吃饭，说：“但母亲说头发有一种温柔的美。”小小点头说：“也是，不过我这样子，即或是有头发，也不美的。”说得婶婶也笑了。

第二天早起，小小便忙着打发赵妈洗那桶子，买冰和盐要做冰激凌。母亲替他们调好了材料，两个人便在院里树下摇着。

小小一会一会的便揭开盖子看看，说：“好了！”一看仍是稀

的。妹妹笑道：“你不要性急，还没有凝上呢，尽着开盖，把盐都漏进去了！”小小又舀出一点来，尝了尝说：“没有味儿，太淡了，不如把我的糖，也拿几块来放上。”妹妹说：“好。”于是小小放上好些的橘子糖，又把那一瓶香蕉油都倒了进去。末了又怕太甜了，便又对上些开水。

妹妹扎煞着两只湿手，用袖子拭了脸上的汗，说：“热得很，我不摇了！”小小说：“等我来，你先坐在一边歇着。”

摇了半天，小小也乏了，便说：“一定好了，我们舀出来吃罢。”妹妹便盛了出来，尝了一口，半天不言语。小小也尝着，却问妹妹说：“好吃不好吃？”妹妹笑道：“不像我们平常吃的那味儿，带点酸又有些咸。”小小放下杯子，拍手笑道：“什么酸咸？简直是不好吃！算了罢，送给赵妈吃。”

胡乱的收拾起来，小小用衣襟自己扇着，说：“还是钓螃蟹去有意思，我们摇了这半天的冰激凌，也热了，正好树荫底下凉快去。”妹妹便拿了钓竿，挑上了饵，出到门外。小小说：“你看那边树下水里那一块大石头，正好坐着，水深也好钓；你如害怕，我扶你过去。”妹妹说：“我不怕。”说着便从水边踏着一块一块的石头，扶着钓竿，慢慢的走了上去。

雨后溪水涨了，石上好像小船一般，微风吹着流水，又吹着柳叶。蝉声聒耳。田垄和村舍一望无际。妹妹很快乐，便道：“这里真好，我不想回去了！”小小道：“这块石头就是我们的国，我做总统，你做兵丁。”妹妹道：“我不做兵丁，我不会放枪，也怕那响声。”小小说：“那么你做总统，我做兵丁——以后这石头随水飘到大海上去，就另成了一个世界。”妹妹道：“那不好，我要母亲，我自己不会梳头。”小小道：“不会梳头不要紧，把头发剪了去，和我一样。”妹妹道：“不但为梳头，另一个世界也不能没有母亲，没有了母亲就不成世界。”小小道：“既这样，我也要母亲，但这块石头上容不下。”妹妹站了起来，用钓竿指着说：“我们可以再搬过那一

块来……”

上面说着，不提防雨后石上的青苔滑得很，妹妹没有站稳，一跤跌了下去。小小赶紧起来拉住，妹妹已坐在水里，钓竿也跌折了。好容易扶着上来，衣裳已经湿透，两个人都吓住了。小小连忙问：“碰着了哪里没有？”妹妹看着手腕说：“这边手上擦去了一块皮！这倒不要紧，只是衣裳都湿了，怎么好？”小小看她惊惶欲涕，便连忙安慰她说：“你别怕，我这里有手巾，你先擦一擦；我们到太阳底下晒着，一会子就干了。如回家换去，婶婶一定要说你的。”妹妹想了一想，只得随着他到岸上来。

小小站在树荫下，看妹妹的脸，晒得通红。妹妹说：“我热极，头都昏了。”小小说：“你的衣裳干了没有？”妹妹扶着头便说：“哪能这么快就干了！”小小道：“我回家拿伞去，上面遮着，下面晒着就好了。”妹妹点一点头，小小赶紧又跑了回来。

四下里找不着伞，赵妈看见便说：“小小哥！你找什么？妈妈和婶婶都睡着午觉，你不要乱翻了！”小小只得悄悄的说与赵妈，赵妈惊道：“你出的好主意！晒出病来还了得呢！”说着便连忙出来，抱回妹妹去，找出衣裳来给她换上。摸她额上火热，便冲一杯绿豆汤给她喝了，挑起“解暑丹”给她闻了，抱着她在廊下静静的坐着，一面不住的抱怨小小。妹妹疲乏的倚在赵妈肩上，说：“不干哥哥的事，是我自己摔下去的。”小小这时只呆着。

晚上妹妹只是吐，也不吃饭。婶婶十分着急。母亲说一定是中了暑，明天一早请大夫去。赵妈没有说什么，小小只自己害怕。——明天早上，妹妹好了出来，小小才放了心。

他们不敢出去了，只在家里玩。将扶着牵牛花的小竹竿儿，都拔了出来，先扎成几面长方的篱子。然后一面一面的合了来，在树下墙阴里，盖了一个小竹棚，也安上个小门。两个人忙了一天，直到上了灯，赵妈催吃晚饭，才放下一齐到屋里来。

母亲笑说：“妹妹来，小小可有了伴儿了，连饭也顾不得吃，

看明天叔叔来接了妹妹去，你可怎么办？”小小只笑着，桌上两个人还不住的商议作棚子的事。

第二天恰好小小的学校里开了一个“成绩展览会”，早晨先有本校师生的集会，还练习唱校歌。许多同学来找小小，要和他一块儿去。小小惦着要和妹妹盖那棚子，只不肯去，同学一定要拉他走。他只得嘱咐了妹妹几句，又说：“午后我就回来，你先把顶子编上。”妹妹答应着，他便和同学去了。

好容易先生们来了，唱过歌，又乱了半天；小小不等开完会，自己就溜了出来。从书店经过，便买了一把绸制的小国旗，兴兴头头的举着。进门就唤：“妹妹！我买了国旗来了，我们好插在棚子上……”赵妈从自己屋里出来，笑道：“妹妹走了。”小小瞪她一眼，说：“你不必哄我！”一面跑上廊去，只见母亲自己坐在窗下写信，小小连忙问：“妹妹呢？”母亲放下笔说：“早晨叔叔自己来接，十点钟的车，婶婶和妹妹就走了。”小小呆了，说：“怎么先头我没听见说？”母亲说：“昨晚上不是告诉你了么？前几天叔叔来信，就说已经告了五天的假，要来把家搬到南边去——我也想不到他们走的这么快。妹妹原是不愿意走的，婶婶说日子太短促了，他们还得回去收拾去，我也留他们不住。”小小说：“怎么赵妈也不到学校里去叫我回来？”母亲说：“那时大家都忙着，谁还想起这些事！”说着仍自去写信。小小站了半天，无话可说，只得自己出来，呆呆的在廊下拿着国旗坐着。

下午小小睡了半天的觉，黄昏才起来；胡乱吃过饭，自己闷闷的坐在灯下——赵妈进来问：“我的那把剪刀呢？”小小道：“我没有看见！”赵妈说：“不是昨天你和妹妹编篱子，拿去剪绳子么？”小小想起来，就说：“在那边墙犄角的树枝上挂着呢，你自己去拿罢！”赵妈出去了，母亲便说：“也没见你这样的淘气！不论什么东西，拿起来就走。怪道昨天那些牵牛花东倒西歪的，原来竹子都让你拔去了。再淘气连房子还都拆了呢！妹妹走了，你该温习温习功

课了，整天里只顾玩，也不是事！”小小满心里惆怅抑郁，正无处着落，听了母亲这一番话，便借此伏在桌上哭了，母亲也不理他。

自己哭了一会，觉得无味，便起来要睡觉去。母亲跟他过来，替他收拾好了，便温和的抚着他说：“好好的睡罢，明天早起，我教给你写一封信给妹妹，请她过年再来。”他勉强抑住抽咽答应着，便自己卧下。母亲在床边坐了一会，想他睡着，便捻暗了灯，自己出去。

他重新又坐了起来，——窗外好亮的月光呵！照见庭院，照见满地的牵牛花，也照见了墙隅未成功的竹棚。小门还半开着，顶子已经编上了，是妹妹的工作……

他无聊的掩了窗帘，重行卧下。——隐隐的听见屋后溪水的流声淙淙，树叶儿也响着，他想起好些事。枕着手腕……看见自己的睡衣和衾枕，都被月光映得洁白如雪，微风吹来，他不禁又伏在枕上哭了。

这时月也没有了，水也没有了，妹妹也没有了，竹棚也没有了。这一切都不是——只宇宙中寂寞的悲哀，弥漫在他稚弱的心灵里。

1922年7月24日